筠齋漫錄

筠齋漫錄卷之三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國語

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況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

不崇器無彫鏤儉也身聳除潔外内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穀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爲鄉佐其有不興乎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隱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

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迎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

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飢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

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嚨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

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敎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以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

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儋何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槁除田以待時

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

治一屬焉立五政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政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屬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

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未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

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内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

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獀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整於郊内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

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名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

韇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劒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之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潛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于陶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於紀酅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

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荆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於石抗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胙于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

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弒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

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綦以為奉鹿皮四个諸侯之使垂櫜而入稛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道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

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敎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齊桓之伯也任一仲父而甯戚隰朋鮑叔牙之屬皆見用晉文之徧歷諸國實藉三賢其歸而治晉也以舊姓十一族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悼公之復伯也亦唯知人而用之各當其才使張老延君譽於四

方且覩道迷者公譽達於我于是乎始復伯政

在得人安危在所任信哉

越王勾踐召五大夫問戰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
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内政無出外政
無入内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
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
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
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内有辱於國是子
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内政無

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
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
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若
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狗曰
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狗
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
者以狗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
狗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
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

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明日狥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狥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狥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龢斬有罪者以狥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

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吳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

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許君成以至于令令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令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寡人其達王於甬句

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

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于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

勾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沉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員聞之

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讐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

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

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涕泣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人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

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讐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

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夫差行成

戰國策短長語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

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其夕某孺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救之者人心固有令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天

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范雎前論三貫曰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

王而歸齊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淂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敬獻地五百里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柰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淂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柰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

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柰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令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固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柰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

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
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
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
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
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
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
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
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
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

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
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
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
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生死
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齊
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
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
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
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不

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愳焉乃請子
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
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伸膝
折尾湛胕潰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
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
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
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
部堀穴竆巷沉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

儀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燕封宋人榮蚠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常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

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也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蚠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

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城大無餘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吾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

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以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曰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戰敗於馬陵

余觀戰國之君未有若楚之愚者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楚王大說而許之陳軫獨吊以為商於不可得而齊秦合則患必

至矣羋不聽未幾而張儀詳失綏隋車商於竟不可得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羋以鄭袖之言而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誠能聽臣臣請秦楚太子交質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

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儀儀至臣以為大王亨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復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後復信秦甘言而身陷於秦聽之不明一至此哉

筠齋漫錄卷之四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史記

酈生自謂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沛公問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漢王數困滎陽

城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曰
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
民人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
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
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願急復
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
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
勢則天下知所歸矣觀此策與淮陰登壇對高帝
之言大略皆攻取至計則高帝所任豈特三傑酈

生亦其亞矣

太史公曰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至其使匈奴還報策其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以匈奴不可擊果圍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及徙豪右名家居關中備胡亾彊本弱末之術也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初叔孫通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

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不能進臣等專言大
猾何也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故先言斬將
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及爭廢立曰太
子天下本柰何以天下爲戲真知當世之要務執
景帝曰吳王鑄錢煑海誘豪傑白頭舉事其計不
百全豈發乎袁盎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
傑而誘之誠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
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不足憂也今破矣
條侯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洛陽見劇孟喜曰吾

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入淮泗口塞吳饟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強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悉從其策吳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就功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此

亦一奇也吴王不許吴少將桓將軍説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吴不用其計吴諸賓客皆得為將校獨周丘不得用上謁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願得一漢節必有以報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皆下一夜得三萬人北畧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聞吴敗即引兵歸亞夫能用鄧尉之策則成吴不用田禄伯桓將軍之策

則敗安危在所任信哉
武安侯已罷朝出止車門名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自愧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辟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梁王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弗善

乃怨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太
長公主而泣曰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向
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
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郤吳楚
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
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
帝所賜也驅馳國中以誇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
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
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

弗恤也太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喜曰爲言之帝心乃觧其後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居無何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乎善遇之漢使十輩至梁捕詭勝大索月餘不得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令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有如太后宮車宴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

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後安國坐法失官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匈奴請和親王恢議興兵擊之安國以爲擊之不便不如和親安國爲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孝烏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惟天子以爲國器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天子欲相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薛澤爲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安國既跪

遠默默也將兆又爲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歐血死天子欲相一人而不可得豈非命耶

郎中令李廣爲前將軍擊胡大將軍青受武帝陰誡以廣年老數奇恐不得所欲公孫敖嘗活青欲佚之以敖代廣徙廣爲右將軍廣自請欲當匈奴青使如軍書至所部廣怏怏不別而行竟以迷失道簿責廣令對簿廣自剄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將兵度幕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左右翼繞單于時已昏漢匈奴相紛

拏殺傷大當遂至竇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卷燒其城餘粟以歸驃騎將軍去病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自是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可見自古大將能成功者多率而會蘇建嘗責大將軍招選賢者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

士騾騎亦放此意

唐世說新語

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進曰此有讒人設計擬動東宮耳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覦路絕姚崇宋璟郭元振曰如說所言睿宗大悅即日詔皇太子監國時太平公主將有奪宗之計衆皆恐懼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於天下真社稷主邈與姚崇奏公主就東都出寧王以下為刺史以息人

心膂宗曰朕更無兄弟惟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
相見公主聞之大怒玄宗懼乃奏崇[illegible]離間骨肉
請加罪黜姚崇既出為申州刺史玄宗[illegible]德之素
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玄宗不納俄獵於
渭濱召崇會於行所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裁冗
職脩舊章內外有叙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
刺史無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從之
蘇頲給事中并脩弘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
瓌為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填委

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歎曰令人思如泉湧嶠所不及也後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多所裁斷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

玄宗將封禪泰山張說自定升山之官多引兩省主錄及己之親戚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為先勞舊為次今登封沛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說曰事已決矣果為宇文融所劾

李勣征高麗將引其子壻杜懷恭行以求勳效懷恭性滑稽紿辭以貧勣贍給之又辭以無奴馬又給之既而辭窮乃亡匿岐陽山中謂人曰乃公將我作法則耳固不行勣聞法然流涕曰杜郎放而不拘或有此事遂不之逼

高宗御武成殿召諸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名何謂也員半千越次對曰臣觀載籍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陣山川相背也人陣編伍彌縫也以臣愚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

若時兩則天利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之陣也若用兵者使三者去其何以戰高宗深嗟賞對策第一

隋文帝令楊素造仁智宮引封德彝為土功監宮成帝大怒曰楊素以百姓之力雕飾離宮為吾結怨於天下素惶恐慮得罪德彝曰公勿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賞明日累名素良久方入對獨孤皇后勞之曰大用意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

宮室豈非孝順賞賚甚厚素退問德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雖初見而怒然雅聽后言婦人惟麗是好后心既悅聖慮必移所以知耳素嘆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也

太宗有事遼海詔馬周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及凱旋遣所留貴嬪承恩寵者送於行在太宗喜悅問高宗高宗曰馬周教臣太宗笑曰山東輙窺我錫賚甚厚

則天問狄仁傑求賢對曰臣前言荊州長史張柬

之猶未用也臣薦之請為相也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也乃遷秋官侍郎及姚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急用之登時召見以為鳳閣鸞臺平章事年已八十矣與桓敬等誅討二張興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云

韓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為高郵主簿以州縣徒勞率然題壁曰筋力盡於高郵容色衰於主簿豈言行之歎而友朋之過歟景龍中自亳州司戶應制

集於京吏部員外蔣欽緒考琬業入高等謂琬曰今日非朋友之過歟昔嘗與魏知古崔璩盧藏用聽涅槃經於太雲寺會食之舊舍偶見題壁諸公曰此高郵主簿嘆淩時耶蓄意祈以相汲今日方申琬謝之曰士感知己豈期十年之外見君子之深心乎

張嘉貞落魄有大志自鄉丞免歸鄉里布衣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張循憲以御史出還次蒲州驛方湲命使務有不决者意頗病之問

驛吏曰此有好客乎吏白以嘉貞名與相見咨以其事積時凝滯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及命草表又出其意外他日則天以問循憲具以實對曰請以己官讓之則天曰朕豈可無一官　進賢耶乃召見內殿隔簾與語嘉貞儀貌甚偉神彩雋傑奏曰臣生於草莽目不覩闕庭之事陛下過聽引臣天廷此萬代之一遇然咫尺之間若披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曰善遽命捲簾翼日拜監察御史開元初拜中書舍人遷并州長史節

度使有告其反者鞫之無狀玄宗將罪告事者嘉貞諫曰准法告事不實雖有反坐此則不然天下無虞重兵利器皆委邊將若告事一不當隨而罪之臣恐握兵者生心為他日之患且臣倫腹心不宜為臣以絕言事之路玄宗大悅許以衡軸處之嘉貞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及其過也雖聖賢不能為時昔太宗用馬周盡其才纔五十而終向用稍晚則無及已今臣幸少壯陛下不以臣不肖雅宜及時用之他日衰老何能為也玄宗曰卿第

往太原行當召卿年用之為相

蘇味道以文章著述稱遷鳳閣侍郎知政事與張錫俱坐法繫於司刑寺所司以二相之貴所坐事輕供待甚備味道終不敢當不乘馬步至繫所席地而坐蔬食而已錫乘馬至寺舍三品院氣色自若帷屏飲膳無忝平居則天聞之原味道而放錫於嶺南

張果老隱於恒州枝條山往来汾晉時人傳其長年秘術耆老咸云有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則

天召之佯死於妬女廟前後有人復於恒山中見至開元二十三年刺史韋濟以聞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迎之果對晤氣絕如死晤焚香啟請宣天子求道之意須臾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令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賫璽書迎之果隨嶠至東都於集賢院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堯時丙子年生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丸賜號通玄先生果陳老病請歸恒州賜絹給驛舁

至恒州弟子一人放回一人相隨入山無何壽終
或傳尸解
張九齡善嚴挺之欲引為相謂之曰李尚書方承
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愜挺之素薄林甫竟不
詣
則天悔於枉濫謂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推勘遞
相牽引或自承伏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
濫者更使近臣就獄推問得報皆自承引朕不以
為疑即可其奏豈不有寃姚崇對曰自垂拱以後

被告者皆枉酷自誣告事者特以為功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輒有動搖賴上天降靈聖情發悟誅滅凶豎朝廷宴安令日已後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更無反逆者則天大悅曰已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愜朕心乃賜銀一千兩

李輔國扈從肅宗梱止帷幄宣傳詔命自靈武即判行軍司馬中外樞要一以委之及克京城後於銀臺門決事凡追捕先行後聞權傾朝野道路側

目及求宰相肅宗謂之曰卿勲業則可公卿大臣不欲如之何又諷裴冕等速表薦已肅宗深患之乃謂蕭華曰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来不得不與裴冕潛為之所華出問冕冕曰初無此事臂可截也而表不為也復命奏之上大悅

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先是涼州南北不過四百餘里吐蕃突厥二寇頻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於南界硤石至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路要遂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虜不復躧又令甘州

刺史李漢通置屯田盡水陸之利往年粟麥斛至數千及元振為都督一縑易數十斛軍糧積十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遺為涼州五年夷夏畏慕

房玄齡與杜如晦友善慨然有匡主濟時之志開皇中隨父彥謙至長安時天下寧晏論者以為國祚無疆玄齡密告彥謙曰隋帝盜有天下不為後嗣長計混淆嫡庶使相傾奪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止之曰謂友人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納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唯行苛酷

之政不弘遠大之略今雖少安吾憂其危亂矣少通以為不然大業之季其言皆驗及義師濟河玄齡杖策謁于軍門太宗以為謀主每歎曰昔光武云自吾得鄧禹門人益親寡人有玄齡亦猶禹也佐平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號為賢相然無跡可尋為唐宗臣宜哉

蓬底浮談

羅整菴謂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近日之學太高太玄使人漫

無用功處不如專學敬齋動靜語默造次不違則放心自收耳故　本朝理學薛文清胡敬齋最爲可學學孔孟者學程朱學程朱者先學薛胡二子亦庶乎其不差矣

古者詩言志後世不過謏詞耳位廊廟而詠山林居奢靡而說恬澹猶之可也李林甫贈韓席詩乃曰揆予秉孤直虛薄忝文昌豈不自知其奸僞耶猶有甚焉者曹孟德詩云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是以周公自方矣豈非至無忌憚者乎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夫轂也器也戶牖也非無物也惟虛其中而後有車有器有室之用耳虛能生氣之說窺造化太初之妙程子又言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来不知何以不取老氏之說也

老子之可取者佳兵不祥之說知止知足之說至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屢言而不足尤其所長

者也

莊子逍遙遊大都言鵬摶九萬里以六月息而鷽鳩斥鴳笑之大椿以八千歲為春秋而朝菌蟪蛄不知故夫知效一官德合一君者其自視亦猶斥鴳朝菌耳若列子之御風庶幾矣而猶有所待也惟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方無所待是至人無己神人無功也故許由無所用天下為而藐姑射之神人苟得此道遇大瓠則慮為大樽而浮於江湖遇大樹則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矣
蓋至人之超乎物而遊於無極者也故命之曰逍
遙遊即遠遊之謂也與君子之素位而行豈可同
日語哉楊龜山云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非也
王斗曰吾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清靜無爲以
當貴其言偉矣然猶有心於自遣也北宮子衣其
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
室若廣廈之蔭乘其篳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陶然
不知其爲貧則心安不待遣而自得矣非庶幾簞

瓢陋巷不改其樂者乎

陳太丘恬淡寡欲何進表忱表以不次之位時三公每缺議者推之皆辭謝不起其送張讓父之葬特少貶以避禍耳易所謂見惡人無咎而黃勉齋譏之以為枉尺直尋而可為夫枉尺直尋謂枉道以求仕也若不得已而少屈以自全固君子之愛身以存道耳遇陽貨而不避夫子為之矣史稱後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勉齋謂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亦不可藉太丘之屈辱以全身况為

抑揚太過程子曰當睽之時小人乖異者衆若棄絶之不幾盡天下以讐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是君子之中道足以怨太丘矣

管幼安如鳳凰翔于千仞如景星慶雲見於雲霄使人可望而不可及其猶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右乎

謝安何可輕也初桓溫之舉安將以自翼也安則終不附溫而嘿度聞望復足以寢其覬覦之念庶幾乎汲黯之於淮南也是豈虛名之可為乎舉玄

以禦秦議者遂知去之不負所舉則其勝秦者非偶然也獨其婚王鑒之奸終身抑之俾不得入相故鑒有遲我十年作相之語其忠智大節炳炳若是世人不察謂之虛名殆矮人觀場者歟

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謝病不應三子參豐

歛皆在位悉令解官歸故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二子危行言遜不激不隨可謂處亂世之法

續通鑑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朔有赤氣亘天其夕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傍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日為陽夜為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此下干上夷狄竊發之證也宜進忠良絀邪

佞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為休祥矣及童貫黃經臣用事與中丞盧航表裏為奸縉紳側目右正言陳禾劾貫等恬寵弄權頗亟竄之遠方帝拂衣起禾引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不惜碎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內侍請易衣帝曰留以旌直臣貫等相率訴謂國家極治安得知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二人先見不爽毫髮不惟言不見用而

且悲被斥逐可勝歎哉

曾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乖異布既拜相其弟肇言於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来端人正士繼迹去朝所進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為慟哭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其後卒相京以兆宋室之禍肇言真龜鑑哉

宋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屯以聚軍儲復自楚泗搬運上京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知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飢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以其姻家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繼者

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王祖道欲取南丹道以為功乃誣其酋莫公佞以罪發兵討擒之以南丹州為觀州其弟公晟結溪峒報復侵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京以功加太尉而召祖道為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專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地瘴癘戍者十已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於縣官祖道性既鑿空趨取顯美效者相繼邊壤益多故矣吁金穀兵戎國之重務而措置如是宋之為宋可知已

宣和中諜者云遼主有亡國之相王黼薦画正陳堯臣使遼堯臣繪遼主像以歸言於帝曰以相言之虜主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决然後知虜主之將亡國而不自鑑何哉

孝宗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相攻皆緣主聽不明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咲之人主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然葉衡陳俊卿虞允文皆賢

者卒不能勝史浩曾覿等之說據何暇笑唐之不
明哉
陳俊卿過關入對極言曾覿王抃甘昪三人招權
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
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向奔覿
抃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
八不復顧忌矣然俊卿猶淺言之耳當時謝廓然
黨曾覿除侍御史以李顯忠之忠義爲邵宏淵所
忌致符離之潰廷議黜顯忠而宏淵職任如故至

有鉅儒名士亦同史浩之薦而得大用可勝歎哉余客歲往返婁江道上舟行寂寞偶携宋史披閱次見其謀議舛戾措置乖方間有忠猷讜論輒棄不省令人憤懣髮欲指冠錄其可為永戒者以示龜鑑焉　右宋鑑數事皆可慨可愕讀之不覺廢書長太息每事輙贅膚語于末聊寄感愴若史漢歷朝事偶有管窺亦間附數語云

萬曆辛丑歲孟夏梁溪黄學海識

筠齋漫錄卷之四終